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

序

司馬文正公集畧序

司馬文正公集畧者吾師涇野呂先生謫解時所校錄也嘗刻諸河東書院東南士人罕有得者嵗戊戌浦南胡公以都御史廵撫江西屬兵備副使文峰俞公某刻諸贑州巳亥告成適俞進按察使謂斯集嘗公諸遠邇而楮墨之資又弗可以獨費贑也於是移置臬司語應旂書諸末簡余惟文正公之在宋室其人品相業爭格華裔昭示宇宙雖庸孺牧圉罔弗知

慕而彝鼎簡籍紀録靡盡固有不俟論者獨其文章
之盛惟耆儒宿學厤幾見之而揆諸天下乃尚未獲
與歐陽永叔蘇子瞻諸集並行俾得戶讀而人誦夫
歐蘇與公繼踵而出皆推讓公者豈其時有高下哉
寔以公先後入相勲德獨隆而嘉祐治平之治尤爲
揚休誦法者所專美而自不暇及乎其文也豈亦以
家傳集之卷帙浩繁其勢有不能以徧布邪是誠吾
黨之缺典而諸君子之心所不能自已也乃今斯刻
行則公之言與公之德之功並如日星河漢之經緯
上下而凡有耳目者所樂聞而快覩矣然則文峰公

此舉表章先正嘉惠後學慮悉纇人厥公且仁是亦
文正公之存心也是又不可以不書也

韻要序

夫書古小學也然經緯成文錯綜備物昭垂作述禪
贊治理洋洋乎流行顯設用莫大焉是故聖人取諸
夬以作書契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外史掌
達書名于四方夫亦以其所繫若斯之重也世滋偽
見是非罔質各逞其私故仲尼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也今亡矣夫夫蓋傷其寖不正云蒼頡史籀遐哉邈乎
其傳莫續爰歷博學爾雅急就諸篇以下著述煩多

罕得其真雖以子雲介甫窮奇博極而方言字說議者猶不能無遺憾焉說文韻譜雖未深究字本然刪煩舉要似有端緒而藝文詭異承襲舛訛者又多莫之省究昔人謂讀書不識字猶以意義言也今殆併形與聲而茫昧之矣綴辭若工於義無當將何以哉唯是涪松泉夏公嘗督理學政深為此懼及為江藩方伯政成化行而講藝論道尤惓惓焉暇輯是編題曰韻要其字取諸韻會其序取諸韻府每字各從其類而繫音釋於下方不立異眩博而慎考精核約而該邇而達易簡而名義具悉蓋寔便於識字非特如

世之資吟哢爾也公之用情良亦勤止學者於是而究心焉則發之文章施之政理咸可無倍而同文之道亦於是乎在矣又豈曰能注蟲魚辨鼠豹而已哉

代禮記正蒙序

某少業禮經嘗歷考諸家訓釋每苦其說之浩繁而畫蛇非馬之談則又各逞其縱橫辨駁岐途殊軌莫或適從而禮之所以經緯天地綱紀人物維持古今與夫帝王因革損益之宜聖賢作經立傳之意多違悖乖謬而去道日益遠矣夫禮也者體也履也其於人不啻飲食裘葛不可一日缺焉者而切近精實又

非由外鑠也今夫禮記一書說者雖謂戴聖所集本儀禮之傳而鄭康成謂月令秦不韋所修盧植謂王制漢博士所錄然而三千三百之儀綱凡具舉究而論之是書之作多出自孔氏其徒七十二子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為記而生人之義大矣漢唐以降代有表章迨我
明興學校立官科目取士其於是禮尤致重焉但後學病於浩博難於師傳誦而習者比之諸經為類頗寡御史陳公某自為諸生時即研窮是經博取約會究其指歸繼又集海內名賢

相與反覆是正積以歲月遂盈卷冊據經合傳不事鑿說誠有得於禮者也旣出按江右乃命其校對刊示學校題曰正蒙請可以訓蒙士示不自任也夫是書行其於學禮者殆不爲小補矣

福建鄉試錄序

嘉靖丁酉福建鄉試廵按御史某寔監臨之先是乃聘教授某教諭某爲考試官教諭某某訓導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布政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乃合提學僉事某所簡士二千九百有奇如制三校之得士九十人梓其文二十篇爲錄以獻應旂乃颺言曰福

建古閩粤之地其俗至醇而其人至朴也晉氏以還藝文犖見靈秀欝紆函光旋耀迨宋楊朱鉅儒載道振鐸寖明寖昌一時士人知所嚮往誦法先王修明禮樂繹微闡邃泝沿孔孟者盖相望後先也自是閩雖僻在南服遂與鄒魯關洛並稱于天下應旂少嘗讀其書誦其遺文而夢寐武夷之陽冀一寓游以慰高山景行之念無從也迺今得服官黌校應聘斂才歷豫章踰劍嶺顧瞻武夷諸峰廻旋聳峙出没雲漢若昔之滄洲寒泉宛然上下及泝建溪達螺江秋水時至涵浸渟洄沇行繚繞而所謂伊人真若遡洄可

從者乃竊歎曰美哉洋洋乎山川之勝區也名世者
將是在乎故是録也言雖人人殊類皆發性命之藴
通古今之宜盡人情物理之變究禮樂刑政之具其
氣昌其辭達其志廣其思深其稱文顯而指微其舉
類邇而意義遠謂其毓秀孕靈以洩山川之秘而服
習儒先者非邪於乎盛哉唯我 國家百七十年于
茲菁莪棫樸之化達於天下漸漬淪浹曁我 聖天
子御極丕闡宏猷增飭懿矩黎獻共臣薄于海外況
茲多士涵濡聲教昆侖磅礴固宜其出而式昭前烈
以茂翊昌運彬彬翼翼若是乎其盛也或曰周禮大

司徒以三物教民攷其行藝而興其賢者宜其績戎
奕世以似以續顧小雅皇父卿士之什其時録用者
尚多可慨廼今所録者文乎哉某曰不然齊桓伯者
叔向陪臣且聞角而識甯戚聆言而知騣明雖人非
其至者而感應則有機矣矧是役也諸執事協心偕
事精覈嚴遴拔十得五亦庶幾無憾焉者仰惟聖
天子側席求賢用圖化理茲爾多士逢陽遘會騰茂
蜚英固將漸鴻振鷺揚于帝廷其毋戲厥素履以
貽諸執事之羞維爾多士懋之哉

今天下論詩者謂不關理論理者多病詩一及六朝不遑究觀而襲聞傳聽已槩擬其侈靡矣烏乎詩本性情衰正汙隆理無不在不有獨見率同耳食未可與論詩可與論理也與哉故曰商賜始可與言詩也或謂六朝詩惡得與三百篇比不知先民所詢聖人所擇狂夫采薪咸爲陳列故仲尼歸衛而正季札聘魯而觀葢未嘗遺乎列國之風也齊梁間人士獨非閭巷歌謡棄妻思婦類邪昔王通氏聖之修者也其所續詩今不槩見然觀其稱士衡之文以及靈運之傲休文之冶鮑昭江淹之急以怨吳筠孔珪之怪以

怨謝莊王融之纖碎徐陵庾信之夸誕孝綽兄弟之淫湘東諸王之繁謝眺之捷江總之虛顏延之王儉任昉之約以則是其所續者大都皆夫人之詩爾四名五志意義所繫豈微乎哉然則斯集也固不特漢魏之餘波初唐之濫觴也矧夫諸侯不貢詩行人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而列代之風泯焉久矣論世以徵化者于斯可以弗之觀邪

刻中唐詩集序

蔣子惟忠得中唐人詩十家刻成語薛子序之薛子曰文章與時高下而聲音與政相通詩固聲之成音

而盡文章之變者也古昔盛時行人采之太史陳之
以觀民風察治忽而季札趙孟亦因之以論世觀人
是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自三百篇後漢魏六朝代
有作者惟唐以之設科士類興起迨至中葉沉涵超
悟舒懷發情不靡不弱宛然眞切而三百年汙隆升
降之會一諷詠而可得矣雖其人品造詣不能皆同
而言有可取固不當以人而廢矧其間若獨孤常州
者尚德藝經立憲誠世深爲梁肅崔祐甫諸人之所
揖讓刻諸吾郡固亦甘棠之遺音也蔣子杜門自修
考業尚友其爲是也又豈特止於詩學而已哉

泰泉詩集序

余少則聞今天下有黃泰泉先生先生生嶺南既入史舘尋徙歸泰泉山中及起掌翰留院余獲遂覲見先生出斯集授余序之余諷讀既久乃作序曰盍觀天運羣動地效萬形玄化應感莫疾乎風風之為用大矣哉是故先王作樂以宣之夫詩樂也寓言諭志巽入默移豈直樂云夫固所以為風也烝民南薰卿雲江水遐哉藐乎厥義逈矣迨周太史采陳以觀生仲尼刪述以經世至今三百篇與易書並訓懲勸蓋特深焉漢魏以降藝執爭馳文質偏勝唐人獨尚作

者彬彬開元天寶號稱極盛然已不逮元鼎黃初其去前古則逾遠矣宋元名家大都韻文風義浸微詎能動物迨我　明初高楊詩人沿襲勝國莫闡王猷際茲昌辰亦何取於綺靡邪弘德以還宣湮通畜振藻揚芳時則有二李何徐樹聲藝林風流宇內然長沙逞才其究則近闢西擬古其究則拘信陽儁體其究則弱長洲精詣其究則促雖亦文章之巨觀終難與乎風雅之極致也泰泉粹質殊才貞志玄德博綜丘墳窮超往烈發沉鬱之思協聲氣之元參體互變運哲盡神真足以刋數代橫八紘洋洋乎與邃古同

派矣謂爲造化含生振起淪溺以爲世風者非邪然則斯集也獨無繫乎哉先生著述種種余之今序序其詩耳其諸藏在金匱石室藏諸高山大川尚庶見之俾天下後世述焉

三槐餘慶圖詩序

餘姚王子維岳舉嘉靖乙未進士爲南理評事踰年會　元嗣誕生覃恩封若考培軒君如其官母熊爲孺人時年俱七十矣於是士人追惟維岳之先寔出自宋文正公旦以迄于今代有聞人襲休駢祉葢有自云乃繪三槐餘慶圖及爲詩歌以貽之而屬其同

年薛子爲之序薛子乃爲言曰余嘗觀漢史遷記世
家至其嗣續興衰之際未嘗不反覆致意令人惕然
以思也夫其指切其辭危豈徵乎哉誠思之將自信
世業不可玩德澤不可恃而日兢兢焉以懷永圖矣
子王氏之克永世固其明德之遺而敬承勿替以紹
乃前哲余於其後人亦安敢誣哉不然若但以燕之
後亡爲召公之烈而趙武復立率歸成季之勳則欒
書之後終及於難伯陽之政不能保叔鍔之祀是又
遵何說邪且周官曰面三槐爲三公位焉王景叔一
時之意葢爲是耳遡觀厥先休徵之孝通于神明仲

淹之學逮追周孔則其所以遺后人者又豈特若是云焉爾也晉范宣子謂其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夏爲御龍氏商爲豕韋氏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以是爲不朽魯穆叔則對以立德爲上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而宣子之論不與焉夫豹之所云不朽者若斯斯其爲慶也大矣余觀維岳忠信慎重克自樹立其志固不專在于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者是故因述以闡餘慶之義而進王氏之後也

永思集序

永思集者休寧胡子孺道所集也孺道父本齋翁嘗

構永思亭以念厥考木齋亡孺道持彭澤陶侍御狀不遠數千里跋履關陝請涇野谿田渼陂諸公爲銘表傳以㘸諸公憐其孝各如所請將歸值涇野卒孺道視含歛焉於是馬王以下感生死別離咸贈言孺道歸凡所得於關中者悉彙而刻之題曰永思集仍亭名也初孺道嘗與薛子同游涇野呂先生門至是屬序斯集薛子讀之旣遂書之曰文矣哉可以永孝思矣世胡氏者其在玆乎夫人之事親也有美而弗知知而弗傳而徙以榮進利達爲能顯其親者斯固末也已其有藉文以傳而托之匪人又惡在其能傳

哉孫道蚤得師知所向往今茲走關中關中之數公
海内聞人也之數公之文皆理道之言而風容色澤
不在秦漢下也后之繹其言以尚友其人者不將併
其所與者以傳邪孫道可謂識其大者能孝其親矣
昔陳瓘生長東南不識伯淳至爲范淳夫所嗤孫道
素受涇野之知卒與相嚮而哭之列且關西名勝咸
得相與周旋豈偶然哉乃又知斯編匪直爲胡氏家
集爾也爲之序

沙洲草堂圖詩序

嶺南濱海汪洋灝瀚渟畜流轉發爲才賢率多聞人

著士乃今復有逸民隱於沙洲誅茆結室以自蔽不求人知人亦無知者遡覯風流其諸漢陰陳留老父之儔與厥有博士弟子歐生大任誦法孔孟以其餘力藝文著爲詩歌古辭駸駸乎入漢魏晉唐諸名家方且志麦五岳周游四方訪問名勝所至名勝多樂與之游詢厥所自沙洲逸民子也沙洲在數千里外仰高風者以逵弗克至爲艱於是圖其草堂賦詩歌詠逸民由是播聞人士間矣方山薛子見而歎曰龍隱鱗鳳藏羽逵性逸情深潛長逝俾網羅者無慕斯固逸民志也噓氣成雲將降時雨雛苞踊躍覽輝乃

下又自有不容已者葢物理也逸民名世元字本仁謂爲逃名而名隨者非邪

尚湖留稿序

海虞丁子顯之舉進士歷官南選部郎中正德中以詿誤去既諫垣白其事　詔復登用時值其舅氏陸全卿位冢宰累移書促之起顯之辭不起雅志藝文多所著述是稿葢其一也嘉靖壬寅秋其友趙子德光屬薛子爲序申之再三以吏冗未有以應也迨冬十二月顯之死矣薛子哀厥初誠義同挂劒乃作序曰夫文豈易言哉天垂諸象地效諸形人顯諸言合

而論之三才之道一故其文亦一也典謨風雅經緯上下人文至矣嗣是以還代有作者雖未盡追古昔並擬象形而各從其適固亦不害其爲文也獨漢揚子雲唐柳子厚文章超詣駸駸與三代同風而失身喪檢君子羞稱縱其幽玄菁藻高標藝林瓊玉英華著聲辭囿亦奚足論哉迺顯之淡泊清修遺落聲利鴻飛鳳翔山棲淵盥悠然物外詠歌徜徉五柳歸來無名自在盇庚幾焉而文之工拙弗較已知其大篇短章體裁各具又自成一家言也是故可刻也顯之名奉尚湖其所自號故題其稿云

五岳集序

夫言心聲也文又言之成章而經緯於其心者也然人藏其心不可測也知言斯知人矣是故叛者辭慚疑者辭枝吉者辭寡躁者辭多誣善者辭游失守者辭屈持是以御天下之言宜無違者然而不盡然也故仲尼傷之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嗚呼其衰世之意哉迨至於今則又甚焉甫披章縫高談極論辭尚虛玄義多通變幾於達性命之本窮仁義之原而漢宋諸儒殆將揖讓蓋不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

爲君子矣至考衷稽素或多自戾而因以見侮於世若是者謂盡爲夫人之罪也可乎五岳任先生少負奇節正學崛起西蜀發爲文章不事掩飾故自制策以至於其諸著述類皆由衷之言雖讀其奏對者以爲似謨訓讀其辭命者以爲似左國讀其議論者以爲似孟韓讀其叙事者以爲似史漢讀其詩賦者以爲似風雅而先生正大之心忠烈之氣超邁之志清逸之才幽玄之思遺曠之情則固隨感而發固未嘗依倣模擬而爲之也天下亦自信其爲人而非言行相戾者流也或謂蘇子瞻惜賈誼爲王者之佐而不

能優游浸漬以用其才以是爲先生望吾則以爲子瞻既知此矣且猶深受神宗之知顧乃終身奔播而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者何也要之氣運所關非人之所能爲也不然嘗有兩生而文中子以大臣許之唐有李白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豈必其依回取容務俾功業之見於世哉矧先生官吏部薦賢黜惡不受私謁改春坊詞林衆方競進而先生毅然以去此其風節固可以廉頑立懦而裨於世教者大矣以是而觀斯集也又豈空言無施者哉昔歲乙未先生校文禮闈某寔出門下自是知先生爲最深乃今待罪

軒江先生館甥李子伯可叅知江藩其文章行誼寔

先生同志之士也以余知先生遂屬序斯集云

豫章文會録序

古者命鄉論秀取士以行後世設科較文取士以言此皆因時立政聖人不能易也漢世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豈不猶有古意然飾詐釣名以干舉希進者已往往出于其間是故較文取士庶幾得人於仕一亦勢之不得已也但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其苟趨利祿者固不免逐於浮華及宋胡安定爲教授歐陽文忠知貢舉士習翕然以變而制科得

人爲多迨至嘉祐以還明道橫渠考亭象山諸大儒率由此出然猶未免兼用詩賦君子有遺議焉迨我國朝建學設科罷去詩賦崇尚經義一時士人之所從事者皆聖人之格言至理先王之大經大法蘊之則爲德行發之則爲文章行之則爲事業而合軌同趣不遷異物故鉅儒名卿亦皆由此出而前輩人才號稱獨盛乃今或巧立門墻别開戶牖言必神化而寔飾虛誇以惑衆語必性命而寔假聖賢以文奸曰知行合一矣寔則務口耳而遺實踐曰萬物一體矣寔則私於己而不公於人動稱下手工夫而不知其

所謂下手者何事動稱便是學問而不知其所謂學
問者何據諸如此類難以一二指數有世道之責者
欲爲之處則又因其冒吾道學之名而未免有所顧
忌彼亦逆知吾之顧忌而託於斯名以藏其邪慝轉
相鼓煽益不知其所終矣豫章諸進士修辭立誠相
觀而善即以制舉之業闡明性命道德之微發揮禮
樂刑政之懿秩然有條粲然有章可以見德行焉可
以見文章焉可以見事業焉我　國家取士官人之
初意正惟在是而諸君乃能恪遵成憲敦本尚實不
爲流俗變遷行且致用殆必不負所學而前輩舊德

蓋將復見執謂科舉之文不足以得士哉鍾季烈嘗從余游頃因録成請余請序而諸君子又皆以道義氣志相乎者故直書之知我罪我不暇計矣氏名具在録中他日之徵文考獻者當自得焉

救民急務録序

無錫華師魯録當代諸名公丈田奏疏暨諸論議行事彙爲一編題曰救民急務示余序之余反覆誦歎乃爲之序曰誠哉其救民之急務也今之爲民害者固非一端而隱田詭税移甲就乙則害民之尤者也婷獨顛連胥陷水火而疾苦危迫之狀呻吟號籲之

聲爲民上者豈一無所聞見哉然而恬不爲之所者非其怵惕惻隱之心殆盡澌滅也正由奸宄豪右貪人射利一旦恐利之去已遂多方疑阻或爲危論或爲難辭或爲謗語務使丈田之法必不能行而後已唯是雖有愛民之心經世之志者亦因循坐視而赤子之命日就於淪溺煨燼無復更生之日矣嗚呼寧忍乎哉夫丈田果危也難也謗之所由起也猶且不可委也試取斯錄觀之其將以爲危歟　聖天子主持於上公卿臺諫輔成於下田里之老羸殘疾皆願須臾無死以見田之就丈賦之獲均也何危之有其

將以爲難歟王文安行之於蘇州危黙陽行之於安福繆溧陽行之於東陽皆不旬月而就緒剏亭體規制之詳施爲舉措之方條件次第至易至簡載於郭侍御之題奏憑司諫之或問者固一覽而可得也何難之有其將以爲謗之所由起歟蘇州安福東陽之謳歌尸祝家傳人頌而章文懿公之碑顧文康公之記鄒東郭司成之語具在可覆也何謗之有夫民之蹈水火也有介於其側者苟能救之雖焦毛髮濡手足亦不暇恤今舉天下之窮民皆蹈水火而偃然其上者尚猶展轉顧忌而恤一舉手一投足之勞邪昔

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是以隨山刊木播種教稼雖環海爲疆數年底績究竟爲之今之君子有一方一路一郡一邑之寄者若各率厥屬委任責成匝旬月可辦而易爲力者也獨無能任其責者乎師儒以學校諸生顧有斧文之志槪是録者其必重有感焉矣

治生録序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物之有生固造物者之爲之也又何以治爲哉是故君子憂道不憂貧而士之恒心不因於恒産魯齋許氏乃曰讀書以治生爲先

豈其誦法孔孟而顧於此有弗達邪蓋魯齋所言寔有伐檀詩人之意欲夫人之自食其力而不逐逐於欲也彼登龍斷執牙籌而厚自封殖者適以罔其生耳豈治生之謂哉余之生值世業中落賤貧無以為養甫束髮即訓蒙以供菽水弱冠獲廩郡學家人節縮買田以耕及舉于鄉繼叨進士勸駕續食之資祿俸柴直之給不敢妄費旋復增置佃諸鄉人照額歲入以為賦稅饔飧冠昏喪祭賓師燕餽百凡之需因錄田畝之丘段佃人之姓名租稅之數目彙為一帙命曰治生蓋有感於魯齋氏之義僅以養生不至無

賴分願足矣乃若侈大其觀窮極其欲如彼罔生者之爲不惟吾所不敢亦不願子孫有此也且又聞昔人有言曰國家之賦輕於什一豪民之税倍於亡秦噫假也久矣小民之不聊生也亦甚矣吾更願承吾業者其於各佃務在體悉自租額之外不敢一毫暴殄以期同底於生此又區區平生之隱憂至念欲達之天下而未能者也茍能行之一家不猶愈於已乎願永念之

濬河録序

昔史遷書河渠班史志溝洫自禹而下皆盛稱李冰

西門豹史起鄭國之功謂其能引水溉田以業農也夫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五穀育而農事殖夫然後衣食足而禮義興太平之治可保於無虞矣此其所繫豈微乎哉然而天下之以農爲職者或因循歲月或苟且文具而其所以爲乎農者多漫不知省是亦非不知職之當舉也葢以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而在下位者又難於獲上是故不好逸而惡勞則違嫌而避怨而農事往往廢弛流離者載道矣斯民將何賴焉淳安吳君某以賢良文學選貢　明廷授丞吾邑職在治農公清勤慎視民事

如家事川涂溝洫陂障圩塘丘陵墳衍堤塹橋梁靡不悉心疆理而承委申請盡圖貼說率皆躬自相度協人情土俗之宜建經常久遠之計民不勞而事集財不匱而工成而吾邑之民旱潦有備豐穰可望是君之功利濟斯民者寔大豈特如昔人所謂不負丞而已哉當漢大始間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當時之民歌之茲武進之田九千三百餘頃視白公所溉不啻倍之使有爲鄭國白渠之歌者舍君其誰哉故於是録樂爲之序以告天下之爲丞者

軍政事例序

軍政事例者今御史霍君所輯也君奉　命清理兩浙軍政深惟憲度究觀典章博采羣情時事叅酌成書釐為六卷名曰軍政事例云於是布政某副使某請刻以布屬某為之序某受而次第讀之乃作而言曰昔人謂國之大事在戎而經禮有五軍居其一先王安不忘危而制治保邦之道誠莫有先焉者也三代以下論軍政者咸稱唐府兵最為近古然不免變為方鎮而貽五大在邊之患宋人懲之遂制禁軍於京師時出以衛郡縣其規模亦未嘗不宏遠而卒至

於武事之不競諸若此類皆由爲之後者不善於維持而無所據守遂不能補偏捄敝而旋失其立法之初意也我　國家創業甫平即定軍制衞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統之其視前代之制可謂大備矣但承平日久漸次廢弛營伍缺乏雖時釐清理卒難復舊亦以條例之散見事體有異同而一時奉行者不免得此遺彼而經紀之未周亦其勢然也夫國家之有兵猶人身之有榮衞也榮衞得其理則神氣完固而外感莫侵可以引年長世苟不察虛實不達標本而調攝無方則形色貌象雖若具體而中

寔消耗萎然弱矣是故古之人所以辨劑制方而素
難諸書必會而通之斯能納斯人於仁壽也君之茲
輯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而利弊之因革事勢之變通
一展卷而可得其始軍政之素難矣乎嗣有是責者
循是而行之則事各有稽立可就緒而衞所營伍可
復　國初之盛永無唐宋季世之虞矣將不壽國脉
哉葢君邃抱宏猷融識遠覽事有可遡不論今昔善
有可同無間人已故隨所事事輙存久遠之慮而立
經常之法不徒爲一方一時之計也唯是按淅以來
雖職專軍政而激揚所至風動區域凡諸感發人心

裨益治理寔有非軍政之所能盡者即是編而觀之亦可以類推矣

浙江鄉試録序　塲中攺動

嘉靖壬子秋八月復當天下貢士之期廵按浙江監察御史某先期戒諸司曰茲　朝廷之懿典而臣子所當矢心從事者也以人事　君責莫重焉曷敢不愼時清戎御史霍某廵鹽御史胡某崇教右文相與協謀恭事於是博徵文學之官遠近胥會某官某某官某爲考試官某官某某官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右布政使某右叅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副使某其

諸執事各愼選以充既入院御史某復率衆而矢之
曰百爾執事明有　國憲幽有鬼神其各嚴恪毋忽
乃合提學副使薛某所簡十一郡之士凡三千有奇
三試之得士九十人刻其文二十篇爲録以獻某以
職事敢僭言曰維兹兩浙壤接畿輔限帶山海孕靈
濡化鍾爲才賢蓋自昔率多聞人而不可以一二睹
記也某始至境遐泝風流追惟往蹟即兹科目一事
論之自洪武宣德弘治以迄于今凡四壬子矣其在
洪武壬子值當肇紀聲教未訖其在宣德壬子再經
震過鬱而未舒唯是浙中號稱得士咸以弘治壬子

爲獨盛焉夫古今稱人才之盛者唯曰唐虞成周及稽其數一則曰五人一則曰九人而浙於弘治壬子之科所得士寔多而其最著者則有三人焉謂王守仁胡世寧孫燧也夫是三人者理學文章勳庸氣節誠卓乎一代之冠冕而百年之間出者也乃顧萃於一科不謂之獨盛可乎昔孔子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不得聖人善人而思君子有恒謂才難也孟軻不但友一鄉一國之善士雖天下之善士猶以爲未足而尚友古人不但不屑爲管仲晏嬰雖顔淵亦姑舍是而願學孔子要其至也然合而觀之狂狷固可進於

中行而君子有恒固作聖作善之基也尚友古人願
學孔子亦若是焉而已耳乃茲所謂三人者則豈徒
一方一時之士哉究其所就葢直追古人而上之而
不當以近世人物例論矣諸士固誦法孔孟者其於
取善之義亦既有得矣乎夫豪傑之士曠世相感應
運而興今　聖天子綱紀作人神化率物修明禮樂
鼓鑄區宇而正文體端士習之詔則又屢申而不已
焉歷年之多必世之久回視弘治間益深且厚矣爾
諸士甄陶樂育浹髓淪肌固有不啻賦菁莪歌棫樸
焉已者則是遭逢之盛既已莫能云喻而茲三人者

又爾浙之先達而前壬子所得士也某所以重有感焉而不能不援是以爲曷矣爾諸士其無亦仰承聖化追跡若人而有所感發矣乎夫洪武宣德之壬子非無士也然未免爲鄉人而止以富貴終其身遂致氏名率多湮晦而郡邑志乘且罕聞焉況於天下乎況於後世乎爾諸士誠思及於茲則方進之榮祗益將來之懼唯日兢兢而懋乃厥修者有不能以自已矣誠若是焉則治教風化行將有賴今日之舉庶于前有光而某等之願亦可以少塞矣不然則先資自獻之言雖皆身心性命之理彌綸參贊之畧而以

古聖賢明哲自期待亦未敢謂其必然也某等盍於是乎有深懼矣爾諸士尚懋之哉尚懋之哉

刻童蒙須知序

童蒙須知五篇晦菴先生條列以訓童蒙也言近指遠事切理該養正之功端在是矣余視浙學之又明年深愧菲薄無能爲範而學校諸生未盡相信因思蒙養既失於初而遽欲責成於習染沉痼之後宜其若是之難也余眞不諒彼已者哉因取先生是編并訓子帖數條詩六十首刻以散諸社學俾童子轉相傳習庶幾蛾子時術而日漸月摩將來不無得什

於千百矣凡我社學之師其尚體余此意勿謂余之不諒彼已而視爲文具斯厚幸焉

浙江壬子同年録序

嘉靖壬子浙江所舉士九十人循故事爲同年序齒録刻成相率問序于余余爲語之曰子諸士今日同舉于鄉有司旣有録矣乃别爲兹録者夫亦同人讓齒而示久要矣乎然有義焉同人之象著於易讓齒之説詳於禮咸可攷見是故以言乎同必如所謂同乎天不同乎人同乎理不同乎欲斯之謂大同之道以言乎齒必如所謂唯知有道以相師不知其年之

先後乎吾斯之謂忘年之交夫然後同而能異異而爲同羣不至於合汙獨不至於絕物可以淑身可以善世矣否則文是而情非外良而中鷙不比周以求進則同利以相傾而遭遇稍殊情狀頓異若彼市人之爲者惡在其爲同也哉余視學于茲諸士習以道義相規矧茲年誼何假於言乃復申之以此者正欲其要諸久也誠信而不渝則斯錄也不將風四方而永譽於天下矣乎

重刻朱子晚年定論序

曩歲乙巳冬余以謫官赴盱江道出武林值文谷孔

君董浙學政送余浙江驛下攜所刻朱子晚年定論見示蓋陽明先生所輯謂將以撤蒙障也越七年余亦以視學至浙進諸生而問焉乃蒙障猶若未盡撤者而文谷所刻則既散逸矣余爲之慨悼者久之檢諸故篋向所示原本則固宛然在也因命工繕刻之夫朱子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其論何至晚年而定哉特以蚤歲亟於進人不容忘言解經釋傳遂涉訓詁而以言求者於是多蹊徑矣唯是晚年深自懊悔屢形翰牘亦冀學者之反求自得耳觀其嘗自詠曰獨抱瑤琴過玉谿琅然清夜月明時只今已是無心久

却怕山前荷蕢知又曰琴到無絃聽者希古今唯有一鍾期幾回擬鼓陽春曲月滿虛堂下指遲噫朱子之心胸可想矣學者三復而質諸定論當自有得矣不然則陽明之輯是而吾黨之刻之也不將爲贅厖也乎

詩說自序

夫詩何爲者也宣六情通百物止僻坊邪論功頌德寔感天地而動鬼神者也豈易說哉故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於乎說詩之義備矣以是爲訓而章於文辭溺於志意者猶未免焉

故齊韓毛鄭之說去子夏之世尚近其所傳受庶幾影響而王仲淹猶且病之矧自是以後而欲以已意懸斷於千百年之下吾未敢謂其能說詩也余少業詩遵朱子之訓詁而會諸儒之同異兼采諸經之可以互相發明者彙爲是編以應有司之舉則亦自謂頗用其心矣若遂以爲說詩之義止於是焉則吾豈敢詎謂坊間遂爾傳刻近始見之因書簡端冀觀者諒余之志云

太平家世錄序

余觀史遷記世家多引遠冑旁披推擬已弗類古闕

文疑義迨歐蘇譜舉凡立例咸謂其善敘述乃又率詳所自出豈皆傳信者邪不然則援附倚藉侈大家乘後人何觀焉乃今見樵李趙諫議漢所彙家錄首載其七世祖生值勝國卒克自全遭遇　高帝爲時良民承受制帖沐浴膏澤遂郎是以譜其世既自識之復系以諸名士文弗離其事實弗附會其所未詳是固惻怛眞切之情尊祖敬宗收族之義且俾子若孫知先世以清白起家敬承勿替諸凡孝敬儉勤燕享會聚與夫周恤慶吊以厚倫宣化者靡不在矣矧茲　國恩感激思報策力匪躬以圖奕世載德流慶

發祥者又能自已乎哉是故斯録之系於趙氏關乎世風者葢大也諫議今爲条政疏請致仕人高其義子四人傳偕儛伊傳儞爲縣學生伊任南職方郎中篤學勵行凡所以世其家者其進葢未涯云

水西奏稿序

水西奏稿者前職方郎中水西華君之奏稿也其子泮刻成屬余序之余憶少嘗與君同受朱氏詩於顧錫巖先生之門見君善談經濟方畧無論巨細靡不究心余竊期之既君發解南畿聯第進士余以爲君之志必大行矣乃竟厄於時而弗克究厥所藴未嘗

不爲之憐才而太息也今幸獲覩是稿近而正俗厚倫之道遠而安內攘外之謨咸可考見而君之平生亦不可謂不酬其一二也然余聞君在職方時大司馬遜菴李公章疏文移多出君手則君之施於有政者蓋不止此雖散逸未盡傳而隱然及物者則固有在矧有子如泮承考用譽將圖不朽不可以慰公於九原矣乎爲之序

使朝鮮集序

余觀諸史自遷固以下靡不爲外夷立傳凡山川風氣土俗居處嗜欲咸爲紀載然未歷其地弗獲躬采

覽觀秖以襲聞沿聽多致影響繆互及班張陳竇諸
人各使異域親歷其地矣則又或以功名寵利爲念
不登臨瀚海封石勒功則枸醬竹杖蒲萄天馬之屬
悉歸獻納以啓侈心此中國之御夷所以率難全盡
也乃今龍津吳君爲諫議時膺　簡命副使朝鮮隆
重　國體綏懷遠人既其歸也　制詔章疏贈言致
詞併其山川建置迎候禮儀風土習尚俱次第編輯
題曰使朝鮮集集分內外合爲十卷體例森嚴意義
周悉於乎若君者豈直良使臣矣哉且可以裨信史
矣昔延陵季子聘於上國至魯陳歷代之樂觀其聲

容節奏而差次其盛衰治忽咸當實不浮遂爲百世不刊之論及之齊之鄭之衛之晉君卿大夫領其訓辭皆免於難吳是以卒通於上國者皆札之使爲之也今朝鮮在周爲箕子之國在漢爲樂浪玄菟之郡固聲教所暨之地特唐貞觀間以莫支離之亂不免勤中國之兵迨我　明興輸忱向化爲諸夷先至我皇上誕敷大慶詔使亦唯及於其國固已耶受殊錫矣矧龍津使君之文章禮樂固札之鄉人也以上國而使於海邦則咸發之機又特易者吾是以知朝鮮之永守藩職不及於難而風諸四夷競趨效順未必

非此集爲之也序容已哉

懷慰編序

百泉皇甫子循纍官工曹以抗直忤郭氏謫楚黄理官置諸員外維時公卿大夫暨百執事以及友朋昆弟咸贈之言編曰懷慰云既子循起調南司勲諗諸寮友薛子薛子曰余讀懷慰編而知今之人情之不甚遠於古也申伯封謝崧高斯作山甫城齊烝民廼興仲尼述詩垂之周雅謂無繫哉夫固昭好德之彝也苟衹陳說平生流連光景亦何取焉子循少居吳中藴思含精窮探遐賾卽有殊造及應制策歷官中

外所至士人罔不謂文篤六朝詩軼初唐皇甫季子才矣然未覩其深也彼陸才沈炯李嶠崔融之屬其在承聖武德間並標緗素競冠詞林豈不煒然文章才美之士哉然俯仰僧辯附麗易之竟致流表貶滁奔吳播越當時君子固亦憐才而惡比匪人卒莫之與嗚呼玆不可以觀邪迺令斯編高浮湘之節追蹈海之風纚纚洋洋咸出於中心之好固風雅之遺也季子得此匪直緣才物則民彝將逾自信剡陽德光享陰霾蕩滌權豎伏辜遷客旋召自是釆樂陳詩以述我　明一代之雅又安知不與嵩高烝民並傳邪

然哉其懷慰矣

郭溪窓稿序

往余請教九江今大學士少湖徐公督學江右屬余署白鹿洞院凡四方來學者給洞租以資薪水膏火之費俾其專志於學維時類多穎異之士而南昌鍾子季烈則尤余所知者既徐公召為宮洗余亦尋補南考功諸生皆散歸各學嗣是濼陽蘇舜澤公視江學政首校南昌諸士即得季烈貽余書甚加誇詡自是季烈文學行誼益徵於遠邇矣歲癸卯遂魁鄉籍乙巳余謫盱江復不遠數百里從余游於是養日益

遂文日益閎庚戌復登南宮魁亞成進士令吳江政
蹟卓異追古賢者暇則與諸士講學論道雖課試文
藝亦篇爲評校成慶得師踰年以守制去又踰年諸
士思焉乃裒其文刻之題曰郭溪窓稿云郭溪者季
烈之別號也其門人周生某以其嘗受知於余請序
簡端余惟季烈正直忠厚其所禀固已不凡而涵養
造詣其所得且尤未艾蓋有不止於程文者但今制
以文取士寔關氣運之隆替治忽而士之業是文者
則率多勦襲裝綴言鮮由衷其於士習治體蓋深有
可虞者故余視浙學每每病之惟吳之諸士尚得甫

葺守溪王先生之傳故於季烈之文不覺相入而爭
師之也是文之刻豈直甘棠之遺愛其所繫葢寔有
大焉者矣吳俗之好德亦因可徵云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一

序

龍湖先生文集序

夫道以文而顯亦以文而晦文以人而傳亦以人而泯古今之為文者多矣上下千百年間號稱名家者亦無慮數十輩而其遂傳而不泯者非其人品卓越必其言幾於道者也然而譏評指摘者則亦既有所不免矣其諸於道無所發明人不足為世輕重鉛槧甫繹而影響罔聞竭一生之精力而曾不足以與春花朝露比榮者又豈可以一二數哉吾師龍湖張先

生挺出南楚徑趣高峻某初以文受知於場屋既以
吏事事先生於南部見先生直躬正氣侃然不回而
好善疾惡無少假借蓋信道之篤而果於自任者也
故其為文皆根諸性情理道而光明俊偉一洗菁藻
浮華之習此其志蓋欲上窺遂古而不屑以後世之
文自命矣既先生登内閣而余為南宮司屬先生數
以文示而虛心咨訪謂當無隱某謂先生上下今古
博極群籍固於書無所不讀而左國戴管恒有所嗜
惟是文之風容色澤時或於四家之書大都相類先
生乃掀髯長笑曰而謂吾文尚有蹊徑耶規矩者方

員之所就也律呂者聲音之所諧也成器以利天下導和以宣化機固有物焉以行乎其間矣行將甘苦俱忘疾徐融釋陶鈞造物大音希聲再當示子未幾而先生疾革不起余亦以視學去茲余再至京師先生館甥彭君宣上追李漢故事刻先生之文以傳屬余序諸末簡余惟全楚山川古稱賢數迨我 明興益宏以肆在 文廟則有楊文定夏忠靖在 孝廟則有李文正劉忠宣皆以文章飾政昭著中外其在於今與先生同時者則有石首蒲圻沔陽黃岡隨州各以才名藝林競馳湘漢載筆摛辭咸有紀述茲取

先生之文孰復之正倫軌物經世範俗罔非載道之言而沉涵揮霍將兼體而益大之雖天不憖遺而未酬之志蓋有足徵寔於前四公有耿光焉而同時諸公固未能或之先也其爲顯道傳世之文也又何疑乎

孫子說序

薛子謝浙學政之又明年嘉靖乙卯受　命視師延綏延綏故將藪暨所部士卒咸以忠勇驍健聞天下寔出諸鎮右第於古兵法則往往謂其拘而不適於用以故罕有習者唯是出奇制勝或亦未能萬全也

薛子每與講武必以兵法中語語之然亦未之深究既巡歷上郡北地蕭關涇原諸塞往返動數千里車中無事乃取孫子反覆讀之意有所會輒馮軾以書遂致成帙於是征西將軍孫李二君刻以示諸將士且屬序于簡端序曰孫子兵家之書也兵家之有是書正如吾儒之有易佛氏之有心經老氏之有道德也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求者也古來註孫子者多矣自曹孟德以下若蕭吉沈友杜牧李筌陳皞賈林杜佑張預梅堯臣王晳輩無慮數十家然或逞於已見或滯於往迹或泥於引證既皆不能變通以盡神

矣甚則分章析句意義不屬又安望夫習之者之不困於其所註哉如是而謂其拘而不適於用也亦何過也人謂曹氏智畧非不逮此而其用心如鬼註多隱辭將以愚天下斯亦或然然其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要亦未知圓融之妙也則其刪著新書亦可知已夫曹氏且然其諸一曲之士貴言傳書者大都刻舟膠柱之徒也曷足與論哉故曰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其寓於形色名聲之中而超於形色名聲之外者則固不可以目視而耳聽也是書利害相權奇正相生

戰守攻圍之法以百數其變通之神皆寓於形聲之中而超於形色名聲之外者也誠有如蘇子瞻氏所謂以智教人者也子瞻又謂智非所以教人唯不役於利者斯可以用智嗚呼斯言盡之矣然則是書也豈私見淺識拘方着相者之可擬議哉此余之爲是說也猶之讀聖人之易二氏之書唯以意會而不敢以言求也或謂孫子兵家者流皆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曷謂不役於利不知其所以論兵者唯民是保唯國是全而終始皆本於仁義誠非至廉至靜至信者不能會通而神明之也固聖人臨事

好謀之所不廢者也諸君不主於先入之言試取而三復焉當自得之矣不然豈惟噴於趙括之談兵而余之是説不尤為贅尨也乎或曰按漢藝文志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魏武削其繁劇止十三篇豈其意亦有在與余則以為誠會通而神明之此亦足矣不然正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也是年秋七月朔書于固原官舍

陝西鄉試録序代考官作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秋八月復當天下貢士之期陝西如制舉行廵按監察御史浦之浩先期博徵文

以備校藝至是咸集廼以教授某學正某爲考試官教諭某某爲同考試官其提調則左布政使殷學右叅政呂將中監試則按察使傅順副使薛某某諸執事咸慎戒以從於是進提學副使鄭維誠所簡士二千五百有奇三試之得士六十有五人刻其文二十篇爲録以獻某謹序諸首簡夫陝古雍州也載華振河負關阻臨形勝百二于天下而人物之生率多重厚質直昔在岐豐衣被文德匪直位于朝者著羔羊素絲之節而罝兔野人咸可爲干城腹心噫是何人才之盛耶然攷其時周道方興而大司徒之官未建

三物六德之教未設抑何所作爲而致之寔惟緝熙
肅雝紀綱德造有以譽髦乎斯士耳嗣武受之保有
厥士匡弼贊襄以成洪業詩書所陳史傳所紀於皇
濟濟大都是邦之士居多也迨秦孝惠昭襄而下尚
功先力任俠稱雄一時之士爭相誇詡於是東鄰駟
鐵無衣同仇之詠相繼並作雖其風聲氣習無復西
都之舊然卒能振策舉踵效力陳謀以成富强之業
要非空言無實者倫也漢魏隋唐皆嘗治之其隆汙
升降雖各不同而奇才異能亦往往間出豈是邦山
川四塞而醇龐朴素之遺猶混融凝結故其感發類

應捷若影響者有如是耶天啓我　明　高皇帝旋
乾轉坤重開函夏　文皇帝靖內攘外再造彝倫
列聖率循盈成熙洽維我　皇上光啓貞元龍飛襄
漢德懋君師道兼作述損益百王比隆　二祖而敬
一傳心之學文章禮樂之教燦然星日覃及幽遐矧
茲雍域密邇荆襄其在周文岐豐之化先及江漢詩
人歌之載于二南其在今日堯仁如天固無遠弗屆
而江漢之化寔先及岐豐然則是邦固首善之地而
儕于興都兩畿之間者也矧茲久道化成爾諸士鼓
舞游歌漸涵浸漬蓋有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矣夫

是之録雖人自爲言而各底于道咸究其精或範圍宇宙或斟酌古今或窮理盡性或辨器飭材或揚推人物或推見事情或會通萬變或酬應一時要之皆俊傑之才體用之學誠不啻於皇譽髦之美也乃今策名賢書對揚有日遭遇昌時終始造就有弗圖所以報稱者乎某不佞竊有遺慮焉夫士之窮時誦法服習論世尚友不見異物而遷故其志囂囂然動以古人自期忠藎自負及走仕途趨向殊執苟立志不堅初心稍易其有不寖淫而溺弃厥平生者幾希矣有若人焉上負聖明之化下忝是邦之士其如斯録

何哉諒爾諸士勿爲也

六祖壇經序

甌江張有功氏窮探藝林頓悟內學遂刻六祖壇經以詔世迷語外方薛子序之薛子曰至人無言上乘無法法立言傳皆幻妄也孔孟儒者尚欲無言陋彼徒法剏茲無宗般若圓照若立文字豈人空法空之謂哉夫衆着淪於障礙空寂墮於偏枯羣迷積刼莫識皈依大士惠能悲彼衆生登壇說偈是經之所由傳也夫亦法之有縁而言之不容以遂已也學者即是爲佛猶或未免毫釐千里如神會妙晤解脫流通

則升天到岸此寔其階筏矣世之論者口耳相沿未窮究竟動謂儒爲經世佛爲出世其岐而二之者固莫遑與辨而牽合彌縫者則又適滋論說不知惟出世者心無罣礙範圍曲成因物順應乃可以經世不然則患得患失罔非愛河苦海而溺於世矣其又何以經世哉此又張子刻是經之意也

胡氏家乘序

往余爲諸生時游涇野先生之門先生愼許可獨對余亟稱曰孺道孺道云孺道者今霞洲胡子字也胡子朴雅淳實樂道進修常若弗及故其造詣堅定而

世之紛華盛麗凝然不爲所動茲爲南京金吾右衛叅軍值余自關西歸道出白下遂復相依者逾月言必追曩昔稱先生問學彌篤顯晦升沉則置勿論也於乎若胡子者可謂不負師門者矣適以公委將便道歸新安出家乘屬余序之余見其或論譔先德以祈無忝所生或紀錄名言以示儀法于後罔非因心廣孝睦族厚倫克家貽燕之道也世固有汲汲於金玉貲産以爲子孫無疆之業而於嘉言善行則一切屛棄不啻若弁髦漭漭然者不知不旋踵而爭端肇矣其視此何如哉夫然後知胡子之家乘匪直爲胡

氏之訓而已也

霞洲文集序

今之論文者動謂先秦兩漢又謂韓柳歐蘇王曾七大家嗚呼是則然矣夫使爲文者於理道有所發明於世教有所裨益而文又如其所尚文不足尚哉惟其無當於理道無關於世教而徒剽竊口耳假借形似影響而曰吾秦漢矣吾秦漢矣七大家以下勿論也羣稱共和豈不足以炫飾觀聽哉然不過叔敖之優孟耳君子不謂之文也昔宋劉忠肅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

足觀矣夫以宋之大儒莫踰於濂溪周元公且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忠肅何至以文戒子孫哉誠見夫逐浮華者喪本實而障川廻瀾不得不深防其源也休寧霞洲胡孺道少與余同游涇野呂先生之門先生雅重其沉靜篤實每許其爲受道之器而孺道亦與余爲厚交既余走仕途而孺道卒業大學從先生最久先生謝官歸關中孺道又不遠數千里徒步往從之故其耳濡目染而得之於心者莫非敦行反身之學也昨余罷歸避寇秦淮值孺道爲金吾叅軍相見甚讙切磋舊學乃出平日所爲文一帙示余屬

刪去余披誦久之雖大篇短章體裁不同要皆理道之言而有關於世教者也遂復之曰夫文之可删者言之可擇者也言何以有可擇哉或無是情而必爲之辭或非其事而漫爲之說雖步趨秦漢模擬韓歐咸可抹也孺道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咸於情而發觸於事而動咸積中形外自然成文而尚實不浮聽者足以勸聞者足以省其諸涇師之輔翼也夫進之忘言之世則六經可不作迨文字既立之後則片長寸善之言皆當存也而矧於孺道之文之若是乎是故不可刪也余嘗過都市見刺繡之門多蕩子粟帛之

肆多良農斯集囷粟帛之文也其嗜而好之者必多良士矣

留省贈言序

留省贈言者今留都少宗伯礪峰康公來南時朝之諸公卿大夫士所贈也公重其言彙而刻之間以示余曰吾豈後盛美哉子不聞乎吾守官翰林二十年所得者唯此爾敢輕棄邪且南禮多暇自署抑外無甚政事往時官于此者唯以南中多嘉山水爲適今江海竊發秣陵凋敝吾弗能數出游游亦弗樂矣日唯晏坐檢舊所讀書繼則出此披閱其有啓發者吾

則觸而長之其有規諷者吾則靜而思之其有舒嘯者吾則詠而歌之其有贊揚者吾亦將勉而跂及之也宛若日與諸公相對而禪益寔多以此忘其岑寂倏忽且三年矣其諸珍異固無以易此也予其為我序之余因憶少時則聞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富貴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余時竊謂人唯不為仁人也一為仁人則言固可為世用也富貴何為及稍知肄業則又見申伯封謝山甫城齊詩人歌之而回路贈處記禮者後焉乃益信仁人之言其利誠博而立誠脩辭不為富貴圖矣以其無所用之也既而

游洽比禮數頻繁而文章詞賦之贈遂爲故事其受之者亦率多漫爲過目而不一再視縱言逼䀚甫指同顏季將不齒於車馬篚筐之後矣余方感焉何古今人之不相及邪求其故而未得也乃茲見公於贈言若是乎其重之也則又嘆曰康公之爲是也亦猶行古之道也斯道行其爲世風也不亦大哉昔粵有賈人齎金緡珠翠將之齊而鬻于莊嶽之間過魯而聞絃誦之聲見縫掖之習憬然自失恐貨之無所售也遂旋車而還其業彼誠有所感也今公之所重者在此而不在彼則人同此心誰無賈人之感哉自是

崇道誼而不專以餽獻爲禮未必非公此刻啓之也矧公禮樂文章卓然名世而仁孝忠信素孚於人此雖一節亦可以見其大都云

留省稿序

南少宗伯礪峯康公爲名太史多所著述茲稿則在南中所作故曰留省稿云屬某爲之序某不佞嘗竊聞諸人矣文自典謨之外則曰先秦兩漢詩自風雅之外則曰蘇李曹劉甚則衙官屈宋奴僕命騷而唐宋以下諸人勿論也此其爲說前代固已有之迨我弘德以迄于今則茲說益熾以昌而稍知操鉛槧事

筆剳者蓋人人能言之矣夫是之意豈不欲追古作者務去陳言而語必驚人哉及觀其爲文則率多鉤棘軋茁以爲工險怪詭僻以爲奇旣不可以闡道紀事又非所以舒懷達情其去古昔諸名家何啻霄壤且自相誇詡而羣稱共和余蓋不知其所終也昔人謂文壞於六朝至建安而益甚再壞於五代迨治平而尚沿不有韓歐誰其挽之嗚呼若韓歐者是又可以唐宋人目之哉蓋其文上下古今超越世代損益融化而時出之固不在風容色澤間也公之遺稿雖玄圃之尺璧滄渤之餘波然兼綜羣籍陶冶萬靈

而得心應手成一家言不求異於人而人自不可及也不求同於人而人自不能違也粹乎文之大觀卓然古之名世而韓歐之再見也不將有以回末流而挽世趨邪夫五聲令人耳聾而師曠能辨其正聲五色令人目盲而離婁能別其正色若公之粹抱冲襟厚養宏積而其發爲文章固玄黃之色而韶濩之音凡有耳目者所能辨別矣宋蘇子有言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雖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自畏避不敢迫視歐陽子之文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而折之於至理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蓋必合是二

者而觀之庶乎可以序公之文云

著存錄序

先師涇野呂先生既卒之若干年其門人弟子嘗刻其著述以傳矣新安胡孺道復裒先生歷官誥勑及誌銘表傳祭文輓章彙爲一帙題曰著存錄謂先生道德之乎格上下著存不忘於心也屬同門友余承之刻成語旂序之旂惟孔子殁門人皆相嚮而哭子貢獨築室於場是孰使之然哉感恩服義出于秉彛夫固不容于自已也先生學遡濂洛淵源洙泗而躬行率教不尚辭說不立戶門而羣弟子從之游者多

隨才成就猶之飲河各充其量故今雖散在四方去先生垂三十年而師模道範諸可想見茲録雖人自爲言其於先生皆能擬諸形容而遐思追慕者庶乎一展卷而可以少慰矣是亦不容於自已也孺道承之周旋師門服勤至死尤切羹牆之見不啻築室之誠行將尸祝先生如關中故事以與尚行之風此特爲之肇端耳覽者其尚有諒于斯

明山存集序

明山先生姚公既卒之若干年其子稽刻其存集以傳千里徒步詣余問序葢公嘗率稽從予藝文因謂

余曰楊雄之文必待更有子雲而後知之余固知君文矣余文若出君亦當為余序之稽憶公言故有此問嗚呼公蓋天下士也文之必傳豈待余言哉余因思曩與公數數會晤見公挺身嶽立馳論河懸一及古今天下事上下數千年間更僕孰數若身在當時親履其蹟一一可指畫也余時竊謂公將大受天下之治不難矣詎謂用不究才中外觖望乃今讀公斯集反覆逾月不覺喟然歎曰公文至是豈文人之文焉已哉雖體裁不同因應名異然必稽古昔稱先王必協時宜訓後世以之觀文察理可以知度以之揆

古證今可以知變以之錯儀畫制可以知則以之論材審用可以知象以之和民一衆可以知法以之變俗易教可以知化古稱三不朽而立言居一謂言之有益於世也公雖年僅五十官止學士其立言若此固不朽之功德也孰謂公不究於用邪向使公躋上壽陟公孤旅爲進退而祿祿無聞於後其視此何如哉雖然此固不可以易得也蘇明允有言曰苟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公天分特殊少承家學博綜羣籍吞吐諸家自丘索墳典經子史乘以至於陰陽律歷稗官雜說無

不徧究自邦畿五服嶽瀆山川以至於丘陵墳衍殊方絕域無不周知自皇帝王霸聖賢才術以至於樵豎牧圉蟲魚草木無不兼體自禮樂兵刑錢穀工虞以至於射御算數醫圃農卜無不旁達故其發爲文章得心應手如化工之造物不假雕飾而成象成形有莫知其然而然也夫文章自三代以後莫盛於兩漢賈董以對策稱馬班以作史著公舉進士及第第一人爲翰林宗工謂兼四子之長而時出之者非邪余固知此集一出則世之逞異務奇擷菁摛藻而徒爲不衷之竅言者必將知所法程而復雅還淳其有

日矣關繫世運又豈小補乎哉公平生之文多所散
逸稽將搜訪續刻此集蓋公手稿故篇章次第一遵
其舊云

四書人物考序

四書人物考者考學庸論孟所載之人物也夫既載
之考何爲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夫是以考之也古人之載於籍者多矣不爲徧考而
獨於四書者何以四書表裏六經經緯宇宙經筵進
講學校設官首是焉先也邇來命世之英固多而馳
鶩場屋者唯事速化豈直子史束閣雖四書所載名

氏巳大都不省其爲何如人矣夫見定者斯可以法古鑒往者斯可以善今平居罔知所嚮雖欲脩身體道其將焉依矧出而官人論材臧否評騭無惑乎權衡倒置而賢否混淆也其關繫豈微乎哉余嘗董浙學政每於課試間撫卷感懷深爲此懼旣罷歸避寇鍾山而故廬所嘗讀書盡爲寇燬唯玆四書每攜以自隨杜門無事遂將平生手錄古人行迹各注於名氏之端者編爲紀傳總四十卷名之曰四書人物考云夫其汎引旁證雖嘗删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於問學治理者咸在所錄固不敢過求其眞贋也信而

好古尼父且然小子何人方愧不若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未能罔羅舊聞以資詳擇尚忍易為棄置哉編成有覽者曰演周易作春秋著離騷述史記大抵賢聖志士發憤之所為作也以子之平生獨立竟罹比黨之危其為是者無亦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與余曰豈有是哉余迂疎泥古學不知方師心信理動戾時宜積羽沉舟自分必至回觀壯圖恍然夢中事矣獨念歲月云邁而幼所學者旋亦就湮故載筆摛辭聊以永日庶幾於論世尚友之意云爾安敢與古聖賢志士例論哉世有子雲或亦知之不然

是余之罪也夫

刻蘇老泉文集序

余少蓺科舉業文苦不揚謁諸縉紳長老名能文者請焉咸曰老泉文不可不熟讀余退取其集讀之見其上田樞密書自謂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遂兼孟韓遷固孫吳晁董之長而時出之而要其所歸蓋直以賈誼自待也余時竊謂老泉英偉豪邁未必不高自誇詡幾置疑焉讀之既久復取孟韓遷固孫吳晁董賈誼諸書反覆融會始信其言之匪誣而其子軾轍亦遂各擅名于天下誠有自也雖

然是豈特蘇氏之文章云爾哉夫固天之所與以爲有宋一代之竒才衆工之大匠非一家可得而私人力可得而預也當崇寧間熈豐諸人用事娟疾忌不嘗詔毀其文矣而其文卒至今傳焉謂不有天者存耶昔白居易有言劉禹錫詩在處有神物護持視此豈不益信然哉或謂老泉文縱横押闔出入機智多戰國習氣然其明切事理洞悉時務諸可見之施行即戰國文固兩漢之所推讓者也孰與今之士人溺於末俗往往謂科舉之文直須掇拾斷爛而不知以言取士之初意正不如此習聽傳訛雖通都大邑亦

多不省究矧偏方下邑又可知巳夫文章關乎氣運

而識重亟反可小視而緩圖邪余故出是集刻之因

述舊所聞於故老之言以告同志庶其知今文古文

異用而同體云

孝行録序

孝行録者録無錫陸孝子之行也陸孝子之行余門

人李懋卿陳貞甫嘗數數爲余言者余旣巳聞之矣

今年其子尚孝尚悌捧斯録請余問序余偏閲之乃

作序曰孩提知愛孝固夫人之性生也夫人莫不有

是性則亦莫不有是孝及觀古之羣聖人唯舜以孝

稱孔門七十子唯曾閔以孝稱此其故何哉寔以羣聖賢處其常而三君子獨值其變也值其變者以其難故聞處其常者以其易故畧陸孝子雖未值三君子之變然弱冠而孤貧不能所亦不可謂不處其難也乃能殫心以事母生則致其養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敬誠所謂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可不謂孝乎此縉紳大夫士所以深嘉而樂與也嗚呼斯録行則民作孝關係世風豈其微哉抑傳有之人子之事其親也有美而弗傳不仁也孝子之孝孝矣其子尚孝尚悌方將以學行自奮顯親有日顧又汲汲以

圖斯録之傳謂爲以仁孝世其家者非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陸氏之謂矣孝子名爻字時貞自號曰效古其孝行之詳具在録中

忠佑録序

隋司徒陳公常州晉陵人大業末吳興太守沈法興稱帝晉陵國號梁建元延康公爲法興子夫忤法興被酖死旣法興爲李子通所滅咸謂中公神矣於是州人以公忠孝文武信義謀辨八絶請于朝乃即公兵仗庫立祠祀公迄今蓋九百四十餘年于兹矣吾常人敬恭明神罔敢怠忽而公之歷履則人尚有知

之未悉者諸生某讀書祠下感公高義乃錄刻以傳或謂公嘗仕陳乃又仕隋今錄中載公死後事豈皆傳信者邪余惟元氣之流行於天地間也有正有奇值其正者爲聖人爲賢人值其奇者爲英雄爲豪傑若公者可不謂值其奇而爲英雄豪傑者哉英雄豪傑之於天下也視千百世如一日視千百代如一君不可以尺度拘不可以常理論苟可以行已之志則不問其時苟可以急人之難則不恤其軀生不能揚眉吐氣以遂所懷歿則駕風鞭霆以泄素憤斯益無足怪者晉石苻神固有物憑焉而伯有魏顆之事則

又彰明較著者也何獨至公而疑之初公之應隋召而出也豈真以楊廣爲可與有爲者哉寔以其時中原板蕩民物陸沉其拯世之心固有不暇旁觀徐究而深長思者遂直因隋之空名庶幾猶可以取次而平定之也詎意變生肘腋竟違初志而生平之所蘊而未舒者凡所欲爲而未遂者積久而屢發之罔非其所值之奇氣爲之也夫人得天地之氣以有生雖或奇正不同未有無氣而生者但其所值者或紛擾之遊氣或氣得其奇正而斵喪之遂視外物爲重此身爲輕由是爲穿窬爲妾婦靡所不至縱富貴百年

亦倏忽間耳腐敗澌滅曾草木鳥獸之不若回視公之英靈精爽亘千百年而長存者相越如何哉隋志地里謂常君子尚義肅庚厚麗豈不感公之義居多耶宋德祐間元兵入常常之士人闔城血戰以死謂非公英烈之氣著存于人心者有以激發之耶雖氣運有大分而公之所以培植吾常者則寔大矣禮有功烈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若公者則又匪直協于祀典而已是宜諸君子之表章之俾後人知所崇奉觀法庶維持此氣不至於頹墮而委靡也録曰忠佑蓋仍宋之廟號云

胡氏集序

曩余舉南宮見栢泉胡公在司屬藹然有道君子余心寔向往之而公亦不以衆人視余旣公督學三晉余涉歷南考部有傳公籌邊疏至者諸寮謂余曰子嘗謂胡公賢乃又才若此信士人之冠冕國家之憑藉也未幾公沮於行歸去滁陽余嘗過而訪焉見公蕭然一室圖書四壁而公徜徉其中充然令色吐辭成文余益知公深養玄抱而行子在途弗克盡請所業心常惻惻懷之又十餘年公應召再出自秦之越乃以所著胡氏集示余山中余徧讀之作而嘆曰文

哉非徒言者也斯其淑人心而回世風者乎今天下修辭者動稱史漢談學者輒辨朱陸苟無當於名理無得於身心則雖竭精殫思結構中度而求合於作者之軌倚藉於聖賢之門戶皆虛語也亦奚以哉唯公蓄厚而發淳深而注由衷之言如化工陶冶隨物賦形于天道則究極其精微于人倫則條析其經緯于政教則綱凡纖鉅諸皆可見之施行于古今則揚搉得失鑿鑿如視諸掌讀公之文可以知公心事夫豈摹擬遷固影響宋儒而較短長于藝林談苑者可例論哉葢公之文誠辭之不可以已者也余居閒無

事每覽古今人文以永日奇古麗藻豈不種種悅目然而非有雋永之味深長之思者縱名勝之作亦一過目而恐臥矣茲於公之文則終日把玩不忍釋去美愛而傳不信然哉不信然哉余故樂序之以附於不朽云公令布政於浙名實加上下赫然聞四方矣行且大用以究功德又豈止立言已乎

皇明琬琰錄序

皇明琬琰錄弘德間嘗有是書矣有之而未備而後來者尚闕焉吾郡王生乾元公取並觀會萃而刻之刻成請余山中問序余因詰之曰是錄也誠謂之琬

琰矣但我　國家二百年來公卿大夫士何啻千百
子是之録僅若而人縱擇而取之將不有遺珍墜寳
也乎曰是固所不免也然唐虞五臣周唯十亂當時
巳謂之盛茲録蓋幾倍焉恐亦不謂之少矣多聞闕
疑以俟君子若曰有所予奪於其閒是史氏事也則
吾豈敢曰然則子之爲是也何居曰元也不敏有私
慮焉自科舉制興而士人之業舉者其習日趨于陋
唐及宋人唯類書帖括是務歐蘇諸公固已病之及
觀其應制之文猶知本朝故實故其立朝議論行事
多師法前輩往往有所建立乃今目前數年業舉者

束書不觀轉相傳習唯記誦坊間套語以獵取科第及其施之政事形之章疏蓋有難言者在矣當是時也驟以古人語之不以爲迂必以爲難唯語以時之前輩則矩矱尚存事蹟可據庶其或有觸而興起者乎此寔區區杞憂嫠恤之微意也余不覺慨然起曰昔人謂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志在天下國家故其出而用世遂卓然爲一代殊絶人物學者人人有王子之慮則人才不患其不多而天下之事其幾矣因次其語以爲之序

浙江通志序

俞莛

敘曰浙江舊無通志嘉靖乙未丙申間今少傅存齋
先生徐公視學于浙始創爲之旂時知慈谿嘗承授
簡既公以遷秩中輟越十有六年辛亥旂承乏浙中
學政至則問公志稿而掌故已凡幾易罔有知者因
慨鉅典就湮妄意脩輯廵歷郡縣俾各以其志送閱
其間可采録者十無一二諸多蕪鄙與信史背戾乃
博訪旁搜于故牘中得公舊所録史傳全文及各誌
銘凡十有一冊雖未經次第而篇有點竄因揣公意
義反以三隅遂於壬子九月取全史及山海水經寰
宇方輿諸志諸子百氏并近世諸名人家乗文集公

暇檢視凡有關于浙者分類手書漸有端緒明年二
月初左調歸來不復事事又四年丙辰自鄖延罷官
歸避冦金陵今宮保梅林胡公前巡浙御史金泉王
公南陽王公提學副使松坡畢公謂余曾修浙志乃
遣錢塘教諭袁亮走幣金陵必欲屬旂成之旂辭謝
再三不獲因復緝閱諸史參訂群籍掇實釆真將前
所書重加刪潤歲庚申巡浙御史際巖周公春洲崔
公布政使自湖吳公石屏胡公按察使栢泉胡公提
學副使中方范公復遣嘉善教諭蔡懋昭長興教諭
湯明善錢塘教諭康求德秀水教諭王諷即旂山居

而校讐之十年之間凡七謄稿幸完斯編爲志十有一爲卷七十有二懋昭晨夕商訂更有勞焉慚愧袁謝且山居荒僻故老耆宿無憑徧究而循良賢哲多所鈌遺僭踰之罪可勝言哉俟有作者當續書之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一